

音乐剧更适合厚重题材，于晓璘带着“好戏”回到青岛——

《觉醒年代》，写给家乡的答卷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



■图①②③：
在音乐剧《觉醒年代》中饰演陈独秀的于晓璘。

“我36岁，他36岁”

《觉醒年代》里的陈独秀个性鲜明、笔锋犀利，他创立了具有时代影响力的《青年杂志》，后来跟两个儿子相继加入共产党，成就“一门三杰”的佳话。为了诠释这样一个传奇人物，于晓璘看了剧集版《觉醒年代》，查阅了大量五四运动相关资料，以扛鼎之力“扛”起这个角色。“剧版《觉醒年代》里于和伟将陈独秀演得特别棒。我一开始接这个角色的压力很大，通过阅读历史、查找资料来了解人物。这个角色太伟大了，为此，我们剧组去了陈先生的故居，搜集整理他的资料。历史上的陈先生有且仅有一位，他对大家庭也好、对小家庭也好有一些偏执，对于国家利益又特别重视，我们要尽可能把他的故事讲清楚。”

剧中，陈独秀与李大钊、与两个儿子都有大量的对手戏份，台词吃重、情感张力极大。“不管陈先生还是李先生，都在实践为中国寻路的过程。陈先生秉承‘新青年的六个标准’为中国寻找救国之路，也是为了新文化的发展寻路。”于晓璘认为，陈独秀的多个层面也是角色吸引人之处，“我们阐释角色，不光是演他的伟大，也要表现他的平凡，演出他的父子感情。”

“遇见《觉醒年代》这个戏让我成长，带给我很大的变化。陈先生36岁（创办《青年杂志》），我也是在36岁接触到这个角色，加上我是青岛人，先生们做的这些事情，对我来说更加有历历在目的感觉。”人行多年，《觉醒年代》堪称最让于晓璘动情的作品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以“青岛人”身份代入五四运动，代入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。“其实，青岛就有五四广场，小时候不知道五四广场纪念什么，只记得在‘五月的风’旁边放风筝，玩得很高兴。当我真的投身这段历史中，感受到了历史的细节，尤其剧中的郭心刚说的那句‘当你经过我的墓碑前，你一定要告诉我现在的青岛是什么模样’，特别打动人。当下半场陈独秀先生拿起郭心刚写的‘青岛’这两个字的时候，就会让一个青岛人联想起走在栈桥、走在五四广场上的感觉。通过音乐剧的歌词，实现了我与角色之间隔着两个时空对话——‘如果真的到未来的某一天，你一定告诉我青岛人民生活得怎么样。’”

演完《觉醒年代》第一轮后，于晓璘回到了青岛，“我和家人走在栈桥、走在五四广场时，看见情侣在散步、一家三口在玩耍，我当时真的没绷住。那一刻的幸福真的是先辈们拿生命换来的。《觉醒年代》对我来说是特别直观的感动，所有人都能理解这部戏，但不像我作为青岛人体会这么

深。我演这部戏的时候一直抱着感恩之情，感谢各位先生为中国、对青岛做的事情。”

舞台精品，天然厚重

2019年起，音乐剧迅速成为剧院的主流品类，悬疑剧、爱情喜剧、女性题材剧等相继成为音乐剧热点，海外引进剧爆款也层出不穷。具有强娱乐属性的音乐剧，适合呈现厚重历史、阐释重大题材吗？于晓璘给出了肯定答复：“音乐剧其实更适合讲厚重的故事。像是《悲惨世界》就是由文学名著改编成音乐剧，享誉世界。音乐剧之所以适合‘厚重’，是因为观众知道重大题材的大概发展脉络，把精力从剧情上移开。音乐剧本身讲故事能力挺弱的，毕竟它有很大的篇幅是音乐部分，不像话剧。音乐剧传递情感的力量很重，如果这是一个观众熟悉的故事，音乐剧可以专注于舞台表达，它的情感传递能力比话剧更强。”

《觉醒年代》贡献了多首旋律抓耳的好歌，尤其返场歌曲《海浪》每每催人泪下，歌词写道：“在这段故事与你们相逢一场，同学少年自由生长，感受着世间如许的朝阳。”演员们从表演到演唱的转换毫无艰涩、生硬之感，体现了主创团队的艺术水准。

“跟舞台剧相比，音乐剧要在情感比较集中的时候突然唱起来，怎样让观众没有疏离感，自然地在音乐里表达故事情节，这个过程要慢慢摸索，要在唱歌的同时兼顾表演。”于晓璘表示，“中文有四声调式，放在音乐里，在意思传递上有些容易混淆的地方——同样的词加上了不同音调就变成了别的意思。有些咬字不够清晰的歌词，观众看音乐剧的时候要留意字幕，可能顾此失彼、错过戏的信息点。歌词怎样既符合音乐旋律又尽可能让观众第一时间听懂、准确会意，这是音乐剧需要克服的障碍。”

《觉醒年代》的信息量巨大，光是陈独秀的台词就达到万余字；舞台上穿梭来回的都是投身五四运动的年轻人，音乐风格也显得活泼、多变。《觉醒年代》采用了通唱式的演绎方式，全剧30余首歌曲唱法丰富，鲁迅创作《狂人日记》、辜鸿铭课堂宣讲《中国人的精神》等段落听起来有说唱音乐的“爽感”。音乐剧的强大优势就是音乐，在情感饱满的时候，音乐一进来，观众就会沉浸在这个情感里，这是音乐剧特别大的长处。”于晓璘说。

误打误撞，一路高歌

一路巡演，《觉醒年代》一路收获忠实粉丝，不少观众跟着剧组各个城市追看。从2007年第一部音乐剧《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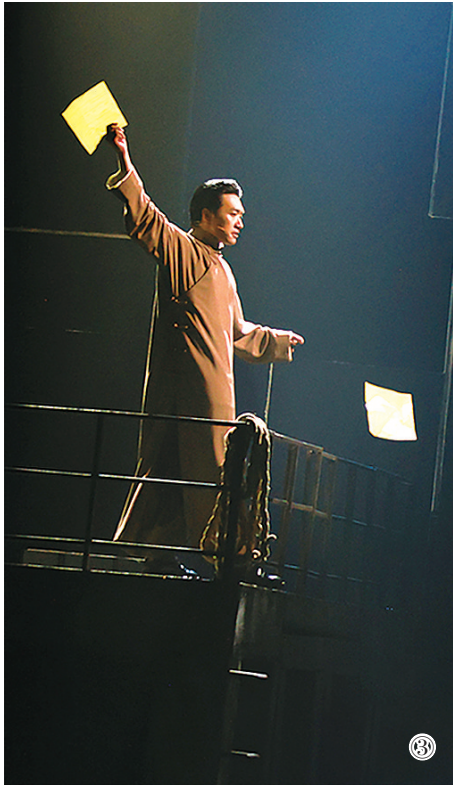
妈咪呀！》到如今的《觉醒年代》，于晓璘见证了广大观众对音乐剧从入门到热爱的过程。

“这部戏不论走到哪个城市，所有观众都为先生们感动。我们现在演绎这段历史，台上台下都有着强烈的情感共鸣。”于晓璘说，《觉醒年代》每一场都有观众落泪，而如何避免被观众情绪影响，也是演员们的必修课，“台上演员的情绪波动很难避免，像是在舞台上看到陈延年、陈乔年两位青年逐渐远去，我们在巨大的情绪起伏下还要说话、唱歌。把所有情绪取消是特别不合理的，我们要训练在波动里如何完成调度和表演。”

当下的音乐剧舞台，活跃着于毅、郑云龙、于晓璘、周文嘉等一批优秀的青岛籍演员。实际上，于晓璘一开始并不熟悉音乐剧，“我起初没有计划报考音乐剧专业，但我喜欢唱一些音乐剧的经典歌曲。老师说：‘北京舞蹈学院现在有音乐剧系，你正好也准备了这些歌，可以报考试试。’我由此才慢慢了解了《妈妈咪呀！》《猫》《西区故事》《歌剧魅影》等经典剧目，通过《悲惨世界》真正爱上了音乐剧。流行歌曲三四分钟就要抓住歌迷，而整个音乐剧的概念是用两个小时讲一个故事，通过音乐讲故事。我尤其喜欢音乐剧的即时性：你在舞台上错了就是错了。演出总是不完美的，对我来说，演音乐剧更有专注带给我的兴奋感。”

人行以来，于晓璘带给全国观众2000余场音乐剧演出，他建议观众带着享受的态度进入剧场，感受音乐剧的魅力。“音乐剧是特别接地气、特别有商业属性的艺术表现形式。音乐出现在每个人生活里，都是随时随地的享受。看音乐剧就是合家欢，没有那么多仪式感，大家抱着听好听的音乐、好看的故事的心态入场就可以了。”于晓璘介绍，音乐剧里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音乐风格匹配，“它是一种包罗万象的艺术，角色不一样，音乐风格就不一样。比如我饰演六七十岁的老者，给他匹配的音乐古典一些更加符合角色身份。开心麻花音乐剧《双城环梦记》采用了说唱音乐风格，因为它讲述了上世纪20年代芝加哥的故事，我演的帮派老大与说唱元素相匹配，角色的风格性更强。”

把一部好戏带回青岛，也让于晓璘对回乡之旅特别期待。“现在是螃蟹最好的时节，我每次回青岛，野馄饨、羊肉汤、炸串、排骨米饭这四样是必吃，哪一次没吃到就会感觉没真的回青岛。”于晓璘说，“每次回家，最开心的就是带着演员去吃饭，去海鲜市场找个啤酒屋，喝点啤酒吃海货。大家纷纷感慨‘青岛真的是一个幸福指数很高的城市’。这次回青岛，我们这部《觉醒年代》又讲了一个富含青岛元素的故事，希望朋友们都来支持。”



聆听伯鹤，聆听中国唱法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



2024年暑期，青岛乐迷沉浸在青年女高音歌唱家伯鹤的歌声中：从啤酒节“干杯之夜”大型演唱会到“永远的小白杨”阎维文师生民族声乐音乐会，伯鹤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歌声一次次征服了家乡乐迷。

作为从青岛出发的歌唱家，伯鹤既有耀眼的艺术获奖记录，又有丰富的海外履历。她能够驾驭歌剧、音乐剧、香颂、蓝调、民歌等众多音乐类型，主演了《弄臣》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《国王与我》《香山之恋》等作品，先后在“意大利贝利尼国际声乐比赛”“加拿大国际艺术家比赛”等大赛上获奖，对音乐艺术有着广阔的视野和扎实的实践。

伯鹤致力于推广“中国唱法”，将科学唱法与民族音乐、中国文化结合，形成了兼有艺术内涵和视听表现力的舞台特色，她的代表作《东方之光》《梦在中国》《世界告诉我》备受乐迷欢迎。聆听伯鹤，也让歌迷深刻感受到中国歌唱艺术的时尚表达、人文呈现。

传递当代的声音

当下，“中国唱法”备受推崇，对于普通乐迷来说，电视剧《人世间》同名主题曲可谓“中国唱法”的直观体现——这首歌曲跨越大、旋律优美，既有专业性、完整性，同时又叫座，适合普通观众欣赏。伯鹤认为，“中国唱法”意味着用科学的发声方法去演唱不同风格的歌曲。“它更能代表当代的声音。中国人肯定要把中国歌曲唱好，过去的美声唱法很大程度上套用了意大利发声方法、咬字方式，用在中国歌曲的演唱上显然是不合适的，因为意大利语只有五个元音。”伯鹤说，“中国民族声乐歌唱家最早借鉴了一些戏曲的唱法，而随着中国歌曲在作曲技法上的不断提升，与世界接轨，我们现在要用全世界公认的科学方法去演唱，在演唱的气息和共鸣腔体上采用了这些科学方法，让我们民族音乐和中国民歌更加时尚化、国际化、流行化，这也是阎维文老师提出来的新民歌理念。”

随着《我是歌手》等音乐综艺的推广，中国观众逐渐意识到国外歌手与中国歌手的唱法区别。“欧美的流行歌手普遍都有学习科学发声法的经历，像是著名歌手玛利亚·凯瑞，她以前也是唱古典女高音的，她的声音非常高，但她不靠纯粹炫技出名，而是通过《Hero》这样的歌曲让大家从广义上了解了她。”伯鹤深入了解东西方演唱方式之间的差异，“我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这种国际公认的科学演唱方法，对于国际歌手来说，音乐有乡村音乐、爵士乐、灵魂乐、法国香颂等不同种类，歌手的风格不一样，但底层歌唱技术还是建立在科学的发声方法上的。”

打造原创独幕剧

从五岁登台演唱获奖到顺利考入中国音乐学院，伯鹤堪称青岛新生代女高音的代表。她先后在青歌赛、欧洲声乐比赛获奖，也是第一个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的青岛女高音。

“我在大学毕业当天就跟国外剧院签约，第一份工作就是到国外歌剧院演歌剧，当时觉得世界很大，想出去看一看，以‘中西合璧’的角度学习声乐艺术。到了国外，我一边在歌剧院工作一边求学、教学，继续深造。硕士毕业时，我靠勤工俭学把爸妈接到国外看了我的毕业典礼和毕业音乐会，在同龄人中也是比较少见的。”伯鹤表示，“小时候在舞台上的摸爬滚打对我来说是毕生的财富。我可能是发挥型的歌手，到了舞台上就能超水平，越是大舞台、大场面越能超常发挥。”

作为一位抒情花腔女高音，伯鹤历经打磨，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。“我是抒情花腔女高音，声带比较灵活，可以在民歌、美声、流行之间自如地演唱。当一个女高音不容易，要经历这么多舞台训练和语言训练。”伯鹤尤其看重舞台经验的积累，“对于有志于女高音的新人来说，我建议多参与舞台实践，多争取一些舞台机会，同时要积累丰富的人生阅历。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之后，你的艺术成就才能有质的飞跃。”

暑期之后，伯鹤计划赴欧洲参加音乐节，同时她的博士毕业独唱音乐会也在筹备中。“我还计划推出独幕剧项目。独幕剧在国外比较知名，国内之前上海和阿那亚也会邀请国际音乐人来做独幕剧。它属于小而精的制作，不需要太大、太恢弘的场面，以一个人完成独幕剧，独挑大梁完成一个剧目，对于演员唱功、表演、台词的要求非常高。我希望用原创独幕剧来讲好中国故事。”伯鹤说。

